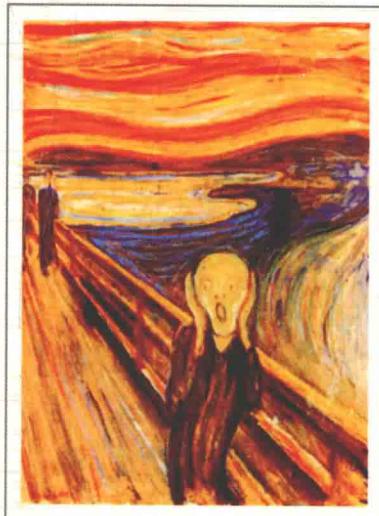




贾平凹 主编

语 文 新 课 标 推 荐 读 本
青 少 年 课 外 阅 读 系 列 丛 书
qingshaoniankewaiyueduxiliecongshu

语文新课标
必读



鲁 迅 / 著

呐喊 · 彷徨

该书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短篇小说的结集；《彷徨》则收入了鲁迅1924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小说。这些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深刻地揭示了种种社会矛盾，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艺术技巧“纯熟”：对人物命运的叙述渗透着感情；成功运用了白描手段；人物形象丰满……



南京大学出版社

鲁 迅 / 著



呐喊 · 彷徨

◆ NAHAN · PANGHUANG ◆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呐喊·彷徨 / 冯雪松编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青少年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305 - 05639 - 0

I. 呐… II. 冯… III. 鲁迅小说—选集 IV. 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2247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青少年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书名 呐喊·彷徨

编著 冯雪松

责任编辑 莲子 编辑热线 025 - 83206662

审读编辑 陆蕊含

照排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20×1300 1/32 印张 8.5 字数 248 千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639 - 0

定 价 13.8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呐喊》是鲁迅早期小说创作的一个结集，共收入十四篇小说，大体可分三类题材：封建势力及其卫道者的罪恶、愚弱的“国民性”的深重负担、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反抗和悲剧命运。在这些小说中，尽管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冲突，既没有展现瑰丽壮阔的时代风貌，也没有用豪言壮语明白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是从种种习见惯闻的凡人小事的背后，人们同样能够感受到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时代问题，在一个个看似无意插入的细节中同样能捕捉到社会大变动的信息。

虽然这些小说都是有着各自独立的主题，但从整体来看，无论在题材、人物形象的典型内涵，作品的思想倾向和审美倾向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和深度上，集中展示了一幅从辛亥革命前到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灰色图景：这是一个风雨如磐的中国，是一个从愚昧和落后的重压下挣扎向前的中国，也是一个需要经过“涅槃”然后才能新生与腾飞的中国。

作者不仅以独特的方式，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这三个重要层面，曲折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而这些本质的审美力度和魅力又都集中体现在对各类人物性格的艺术再现中。而且还以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明察秋毫和对中国民族痼疾的深切理解，牢牢地抓住了这根套在中国脖子上、使其沉沦于苦难深渊之中的封建绳索和由它编织成的笼罩在中华民族之上的那张封建巨网，并以强大的审美力量，将它们无情地撕破、毁坏。

当然，在《呐喊》中，鲁迅既没有特别着重描绘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也没有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对现实作出评判，而是从看似琐碎的民众生活事件的角度，将笔力集中于对封建思想、文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质疑、揭露和抨击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以全部审美判断的历史深度和现实力度，把火力集中在“吃人”二字上，对封建统治势力作了宏观的、整体性的批判与否定。这种批判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空前的、深刻的意义。

由于作者所营造的社会环境和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极高的普世性，使得“国民性”问题，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审美效果的持久性和再创造性方面，远远超过了五四时期同类作家和他们的同类题材作品。

《彷徨》收录了鲁迅的十一篇小说，创作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

化后的1924年至1925年。当时，大凡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曾经满怀希望，然而这希望却破灭了的鲁迅，看不到有更好的出路，感到自己就像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无依，进退失据，心中充满了彷徨与无奈。就像他后来在《题〈彷徨〉》中所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

当然，这“彷徨”虽是没有明确的方向，但却不是消极的犹豫和踯躅，而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正如其在扉面题辞中引用的《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虽然，跟《呐喊》相比，“冲动”的成分少了一些，但在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上，却更深入，写作技巧也更臻于圆熟——有了更深广的历史背景；对人物命运的叙述也更加人性化；“画眼睛”“勾灵魂”的白描手段已然纯熟；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更具有典型的意义。

很显然，《彷徨》中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他们的悲剧是藉由其命运的恶化或曾经纯真美好信念的消亡而呈现的。在鲁迅先生有意识营造的灰暗阴霾的大背景下，这种悲剧显然无法抗拒。也许这些文字可以引人深思，引人追寻和鞭挞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然而命运的恶化仅仅只是改造社会便可以彻底消除的么？人群之中，种种畸形的集体无意识，仅仅只是一句“国人劣根性”所能概括的吗？难道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存在与鲁迅笔下相似的悲剧吗？

其实在我看来，鲁迅先生冷冷道来的，便如同是一张铺开了的生活的绝望的巨网。网中之人可以选择挣扎或不挣扎，而结果并无不同。灰暗阴冷的调子挟裹着湿冷的风席卷而来，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在生活的泥沼中沦陷，无论他或她以何种姿态与生活对话，无论他们是逆来顺受地妥协麻木不仁地顺逐还是孤独地守望心灵月亮。而鲁迅先生只是带着我们站在高处，热肠挂住，冷眼看穿，打量着主人公们匆匆奔赴命运既定的悲剧下场。他们的悲剧，有其社会的原因，但根子却在他们自己身上——人性。

要知道，即使给我们一根杠杆，社会历史文化这个庞然大物也不是哪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撬得动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人性本身，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就是对国家民族最大的贡献！

改变社会的抱负是伟大的，也是遥远的；相比之下，改变自己的做法虽然是微小的，然而却是现实的。毕竟一切的伟大，都必须从我开始做起！否则，便如同高呼民主自由却从不参加居委会选举投票的人一样虚妄。

目 录

自序 / 1	明天 / 108
一件小事 / 5	白光 / 114
狂人日记 / 7	祝福 / 119
鸭的喜剧 / 17	在酒楼上 / 134
端午节 / 20	幸福的家庭 / 143
故乡 / 27	肥皂 / 150
孔乙己 / 35	长明灯 / 159
药 / 41	示众 / 170
阿 Q 正传 / 48	高老夫子 / 175
兔和猫 / 82	孤独者 / 183
社戏 / 86	伤逝 / 200
风波 / 94	弟兄 / 216
头发的故事 / 102	离婚 / 225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①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

^① N 指南京，K 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 1898 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 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 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 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参看《朝花夕拾》中《琐记》及《藤野先生》二文）。

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①，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

^① 作者对中医的看法（参看《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有失偏颇。

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懣，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①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②。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③，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① 指当时位于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从1912年5月起，鲁迅先生在此居住了七年多。

^② 当时供职教育部的鲁迅先生，业余时间大多花费在汇集和研究中国古代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上，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另外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③ 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林纾的笔记体小说《荆生》也曾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一件小事

【赏析】

从篇幅来讲,《一件小事》只能算是一篇小小说,而且也不像一般小说那样,人物、环境、故事情节一应俱全。它情节比较单一,语言也很朴实,手法也只是很简单的对比。粗读起来,似乎只有即兴挥洒的议论抒情,但是仔细品读之下,就会发现:在这一千余字里,所包含的情感和“我”对灵魂的拷问历程却极为深刻,可以说是精准剖析一个人灵魂深处感悟人生奥秘的手术刀。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作者在写作本文时改变了其一向隐晦的写法,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把“我”的“皮袍下的小”赤裸裸地剥露给世人看,这也更有力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共鸣。固然,小说中的“我”反映了作者的某些思想,如谴责军阀统治、严于解剖自己等,“我”的心理活动可以说是贯穿全文的。但是,这个“我”并不完全等同于当时的作者,没必要进行更深的挖掘,也不必将其上升到“作者因之发生思想嬗变”的高度来看待。

我从乡下跑到城里来,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不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您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①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不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

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②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九二〇年七月。

① 小：是旧时北京方言中骂人的话，这里是“肮脏、卑鄙”的意思。

② 子曰诗云：“子曰”指《论语》，“诗云”指《诗经》，借指儒家典籍。



狂人日记^①

【赏析】

鲁迅先生之所以要借狂人(疯子)之口来抨击那个“人吃人”的社会，便正如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所说：

“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查拉图斯特拉》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的确，如同尼采在《瞧，这个人》的自传书写中所言——他自己同时能够以健康人看病人，以病人看健康人，所以才可能有着双重眼光——酒神的眼睛，这个眼睛构成了尼采这个“狂人”书写的的基本笔法——这是对看本身的反观：“从病人的角度去看较为健全的概念，反过来，从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俯视颓废本能的隐蔽活动——这就是我经受的为时最长的训练，即独到的经验，假如说我在某个方面有所专长的话。”——这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能力的最为直接的说明！当然，在尼采思想早期，已经有了文化医生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对苏格拉底以来生命颓废的整个分析。

正如嵇康的醉，李白的醒，到底谁是醒着的，谁是醉着的，谁是疯狂的，谁是健康的？

不然，谁能说“虽千万人，吾往矣”？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中学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

青少年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① 首次采用“鲁迅”这一笔名，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假借“被迫害”妄想症患者之口，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吃人”的小说。

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①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

七年四月二日识。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②，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① 候补：是指清代官制中，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取得的做官资格，可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任。

② 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所谓流水簿，原本是指按时间先后记录收入与支出的记账簿，这里暗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脸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了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



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①！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儿，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来，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① 极巧妙的暗喻，喻指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统治下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假“仁义道德”之名而行“吃人”之事的历史。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①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②；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③。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

① 指《本草纲目》，明代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的药物学著作，共五十二卷。该书曾经提到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以人肉医治痨的记载，并提出了异议。这里说李时珍的书“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就当是“狂人”记忆有误而已。

② 易子而食：语见《左传》宣公十五年，是宋将华元对楚将子反叙说宋国都城被楚军围困时的惨状：“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③ 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州绰对齐庄公说：“然二子（指齐国的殖绰和郭最，二人曾被州绰俘虏过）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本义指痛恨之深。